

【浮世绘】

桑葚情长

□耿艳菊

旧时的乡下贫穷单纯，散发着泥土的气息，哪有什么水果呢？桃子没红，李子又不熟，是桑葚啊，一树一树紫红的桑葚，泥土之上腾起的最可爱的甜蜜精灵，成了最亲切的思念。

乡野庭院，林间塘前，无论哪里都少不了桑葚甜蜜的身影。当春天来的时候，村庄里大人小孩整日都该盯着桑树了。田里归来，放学回来，你一言我一语，三句话不离桑树。桑树抽芽了，桑树长叶了，桑树结桑葚了，桑葚变红了……每一次的发现，在朴素又单调的生活中显得新奇有趣，让寂寥的日子变得快乐而生动。

当大家一层一层去掉厚衣服的时候，桑树便一点一点从光秃秃的树桠努力成葳蕤的模样。只剩一层单衣时，桑树就满树皆红了，是那种浅浅的红，好看又惹眼。小孩子等不及了，放了学，立住脚，仰着小脑袋，在桑树下徘徊，黑葡萄似的眼睛里汪着诚挚的渴盼。大人们路过，看见了只是笑，有时候忍不住走过去摸摸孩子们的头，安慰说：“别着急，再等等啊。等熟了，包管吃够。”浅红的桑葚还不熟，吃起来无滋味，要等到深红，红得发紫、发黑时，才最好吃、最甜。

短短的等待成熟的日子，却觉得漫长。不知道是哪一天，哪个调皮的孩子最先攀上了桑树，大人们从田里回来，从树



林里过，见一群孩子正捧着桑葚大快朵颐，嘴上、脸上、手上、衣服上，尽是桑葚黑紫的汁液。大人们指指这个，看看那个，也不责备孩子弄脏了衣服，只哈哈大笑。孩子们有点摸不着头脑，直到大人们放下农具，坐在桑树下，满嘴也吃得黑紫时，孩子们才爆发出银铃般的笑声。桑葚成熟的时节，整个村庄上空到处弥漫着这种快乐的笑声，日子像浸在桑葚汁液里，甜润润的。

这些美好快乐的时光都是童年最清晰的记忆。当时光一日日远去，岁月渐老，我们这些赋在桑树下的孩子慢慢长大，缓缓远离，从乡村到镇上，又到县城，又到省城，又到更大的城市。每一步都是远离，每一个念想里都是年轻的梦，要飞往更广阔的天空。与父母越来越远，与故乡越来越远，与甜甜的桑葚越来越远，与简单朴素的生活越来越远。欲望是一根生机盎然的藤，无处不攀，满目散乱。快乐再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不像小时候那样，一把桑葚就能把一张流泪的脸变成绽放的花朵。

终于，当我们老了、头发白了，历尽沧桑，尝遍艰辛，看遍世间繁华，于午后静坐，总不期然想起往事，想起那个叫故乡的地方，想起童年的点滴，想起那棵老桑树，想起吃桑葚的酣畅与快乐，嘴角禁不住漾起笑意。这时，才恍然发现，一步步令我们远离的地方，却从来不曾远离。这些年风风雨雨中的追寻，不过是试图要抓住快乐的影子，来证明自己。只有等我们又老成一个孩子时，方明白什么叫落叶归根，什么是桑梓情深。

于是，每一个暮年的游子总是要做相同的梦：在一个炊烟袅袅的黄昏，穿越关山，又回到那个贫瘠的小村庄。在小时候攀爬过的老桑树下，拾一捧紫红的桑葚，嗫嚅着说不出话，却有大颗的泪珠落下，染湿了鞋袜。

【在人间】

拥抱星辰拥抱你

□高绪丽

春节过去不久，白天的气温越来越暖和，街角那棵有着很长树龄的老柳树，枝条依旧粗糙光秃。回到老家，陪父母一起吃顿家常饭菜。酒足饭饱，父亲陪着他的外孙坐在炕头上，一本正经地打起了扑克，有时为了一张牌，两人争得面红耳赤。看着一老一小盘腿坐在那儿的模样，我们时不时笑出了声。不知不觉，夜已渐深。

母亲要去厢房取东西，我也下炕陪她。经过院子的时候，我看到不大的院子上方，无数颗星亮晶晶地嵌在夜空上。那一刻，颜色深邃的夜空像极了幕布，它每一分钟上演的故事，对我来说，都是新鲜的。那一刻，我像个孩子似的，仰起头，与这些星星对话。于是，记忆里那一晚的夜色，隔着二十几年的旧时光，慢慢浮现在我的脑海里，无风、温和，干净、清凉。

乡下的夜晚自带神奇的魔力，风清月明，很容易入睡。二十多年前的那一晚，蒙眬中我先是听到身旁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，借着窗户透进来的夜色，我看到母亲不知何时已收拾妥当，准备出门。我连忙起身穿衣出门，把街门闷好，与母亲一前一后，投身到茫茫夜色里。

连日干旱，太阳像个火球一样炙烤着脚下的土地，庄稼像打了败仗似的，成天蔫头耷脑。村子附近的几处大湾小河早就干涸，露出打着补丁一样的河底。哪里有水湾，哪里就有人眼巴巴地看守着。我家果园的旁边恰有一个不大的水眼，每天守在水眼处的人常常排着长队等候。这一夜，我与母亲打算趁父亲外出上夜班的时间，在水眼处守夜。

走过夜路的人，对星光会有种莫名的亲近，因为它会指引你，给你力量，陪你一道穿过黑暗。去山上的小路，平日里坑坑洼洼，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。刚出家门那会儿，内心对黑暗还有抑制不住的恐惧，隔着胸腔，我可以清晰地听到心脏怦怦跳动的声音。可是，当我仰起头，望着那满天亮晶晶的繁星，内心竟没来由地安定下来。有了星光相伴，走起山路来，也没想象的那么困难。

夜，像一块很大的黑丝绒布，罩在离头顶不远的地方，仿佛一伸手就能触到。几颗星星如同钻石一般，零零散散地点缀在黑丝绒布上，发出耀眼璀璨的光芒。不同于白天的炽热与喧嚣，山路两旁蔫头耷脑的庄稼，同远处的山峦一起，被黑雾笼罩着，分不清远山还是淡影。眼前的世界，出奇地安静。

庆幸的是，我们赶到果园旁边的水眼处时，没有人守着。

此时，月亮已经爬上来了，母亲在水眼旁边找了一块石头

坐下。我挨着母亲，抬起头，仰望

着夜幕深处的星光。夜凉如水。半个多小时过去，水湾里的水从开始的黑咕隆咚，到明晃晃地透着亮光，越积越多。母亲弯下腰，把空桶搵到水湾底，再提上来，足有大半桶水。担心我们离开的工夫会有人来，我与母亲分别提着桶的两侧，小跑着，脚底带着风，放低腰段，一边躲避着横七竖八的枝条，一边往果园深处跑去。我们来到一棵树下，“呼啦”一下子，把大半桶水全部倒到苹果树的树根旁边，再提着空桶小跑着回去。还坐在那块石头上，守着夜色，守着星辰，静待水湾里的水越积越多。

叫不上名字的夏虫，在旁边的草丛里叽叽喳喳唱着欢快的歌谣。偶尔夹杂一两声蛙鸣，“咕嘎，咕嘎”，像故意捣乱似的，给夜色增添了一种涩涩的疼痛，就好像生活，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。

那个夜里，我与母亲不知疲倦地给果园里的苹果树挨个浇灌，一棵树、两棵树……一桶水、两桶水……安静的夜色里，我仿佛可以清晰地听到苹果树“咕咚咕咚”喝水的声音，久旱逢甘霖的喜悦，透着无法掩藏、令人满足的诱惑，在这个夜晚，汇成一首动人的歌。后来，我不止一次怀念过那个夜晚，在不同的年纪无数次回忆过那夜的星光，到最后，那淡淡的喜悦像一块包裹着精美糖纸的糖块，在我的心头萦绕，久久不散。

后来，我在城市里无数次欣赏过不同的夜空，独自穿过有路灯相伴的小巷，开车穿梭在城里的大街上，有时也会把家里的灯全关掉，坐在阳台上，望着窗外的夜晚大多看不到星星，我再也找不到同那晚一样的星空，找不到同那晚一样温和、清凉、干净

的夜色。几天前，我们又回到老家。陪父母一起吃晚饭，小儿想要玩车里的玩具，我同母亲一起去门口的车上拿。彼时，华灯初上，夜幕降临，无数颗星星在头顶上方一闪一闪地眨着小眼睛。乡下的夜空如此亲近，仿佛一伸手就可以够到那颗最亮的星星。

我随口问母亲：“还记得那晚我们去给苹果树浇水吗？”

母亲被问得没有防备，但马上回过神来，说：“怎么会不记得啊！那一夜，幸亏有你做伴。”

我微笑着，用力抱了抱母亲。

新的季节轮回，春天如约而至，温暖伴随朝夕，街角的那棵老柳树也冒出了崭新的嫩芽。我告诉自己，用不了几天，我就可以用那柳树条做一个柳笛，吹一曲属于春天的歌。

【有所思】

世界从此少了些许幽默

□李培乐

四姑父毕绪注走了，永远地离开了这个曾经充满欢笑的世界。他的人生在71岁画上句点，常言道人生七十古来稀，他也算是高寿。但是，不管多年长，作为后辈的我们都不希望他远去，可人生就是这样，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告别。

2022年2月20日获悉，他在当日中午喝奶的过程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一切都是这么仓促，让我们倍感震惊。年初二去看望他的时候，虽然他已经没有了先前的语言功能，但是面部安详，并不见消瘦。当时我使劲儿地呼喊他，叫他四姑父，他用力睁了一下眼睛，并没有做出我所期待的回应。或许他的内心都明白，可是用我们老家的话说，他没有那个本事了。这就是我与四姑父的最后一面。

印象中，皮肤黝黑的他，总是带着淡定的微笑。天生的幽默感让接近他的人都会感到轻松和舒适。他家和我家只有一公里距离，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每次家中过重要节日，总是能看到他的身影，平常的相聚更是随时随地。亲戚中，见他的次数应该是最多的，所以对我来说，他一直就是一个深刻的存在。他的身高和四姑可以说是最萌身高差，但在我的印象中，他从来没有嫌过敦厚的四姑，在一起总是和和美美的样子。每次去我家有新鲜的吃头时，他总是先递给我四姑。每到此时，话少的四姑都是笑一笑。

他总爱开玩笑，每次来我家，都是语言上的巨人，也就是我妈还能和其对答几句，其他人只有笑的份儿。比如他说，他特别能将就，“我很pocha（土话），清水煮的饺子就我馋吃，清水煮的肉我也不嫌弃。”话语中透着狡黠。他爱开玩笑，还炒得一手好菜，和他们村里人的关系也是十分融洽。很多时候，都能在婚礼上看到嘴叼着烟卷正在颠勺的他，他是响当当的大厨。他的人生中见证了许多红白喜事，南北两庄的太多人尝过他的手艺。印象中，在生病之前，他总是烟不离手，一根接着一根，吃饭反而比较少，酒也就是三四盅的量。每年八月十六是我爷爷的生日，这天我总能看到四姑父忙碌的盛羊汤的身影，还有那在大锅前大快朵颐的样子。

后来，因为生病，他远离了烟，戒掉了这原来比命都重要的爱好。他开

始变胖，开始变得行动迟缓。手术之后，他回来了，又开始和大家开玩笑。连着几年，春节都是去他家里过，总是能吃到他的家传可口饭菜，听听他的人生豁达之语。对于两个孙子和一个孙女，他疼爱有加。孩子小的时候，经常为了吃的吵吵闹闹，甚至动手，他总是争当和事佬，乐在其中。两年前，复发的疾病开始困扰他，他开始经常住院，人也变得虚弱。曾经快步如飞的他，行动愈发迟缓，甚至需要别人扶着才能艰难地走到我们家。

但此时的他依然不失幽默，按照我的理解，这应该是他对生命的乐观和豁达。“他们都叫我好好吃饭，我要是能好好吃饭还会这样吗？”大家笑过，他的脸上也带着轻松，尽管此时他连吃饭的气力也没有。“你们先吃，我能追上，我很能吃，一酒盅的饭菜就饱了。”依然是不失幽默的言语。

后来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出门也成了奢望。2021年8月，我回老家时去看望他，他艰难地从床上起来，坐在床沿上。尽管我一直嘱咐让他躺着，但倔强、要强的他还是全程坐着陪我聊天。他说自己想出去都很困难了，脚底的根儿没有了。言谈中，他透露着对生命的渴望，也希望自己能够战胜病魔。谁也想不到，这成为我们的最后一次对话。

在我父亲生日即将来临的时候，他一次次提醒他的孩子们，“你舅要过生日了，要去给他过生日。”因为在他的脑海里，这都是大事。最后一次去看他时，弟妹告诉我，他曾经提到我，说想我。是啊，在人生的旅程中，我们能有这么多次相遇、交流，是何等的幸事。他的离去，所有人都都不舍。我父亲也是重病在身，但为了他两天都没有睡好觉，“我们五十多年的兄弟感情。”父亲说，自从他去世，自己的脑海里都是他的样子，都是他幽默的样子。

刀子嘴豆腐心的妈妈也对其夸奖有加，觉着他就是这个家庭的大脑，特别是我四姑的大脑。他的离去，对我四姑来说影响巨大，从此一切事情，她都需要自己去面对、自己去思考，而不是仅仅执行。可是，如果你拄着一根拐杖四十多年，你怎么可能那么快适应他的不存在？

请假回家两天，全程送别了四姑夫。愿他在那边继续讲述着自己的段子，继续成为人群中的焦点，继续带给所有人欢乐。可惜，这个世界少了些许幽默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